

● 新时期通俗文学丛书

言情小说选萃



言情小说选萃
Yanqing Xiaoshuo Xuancui

刘卓 编选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20,000 开本：787×1092 $\frac{1}{2}$ 印张：9 $\frac{1}{2}$ 插页：2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600

责任编辑：杨爱群

插图：李勤学

封面设计：李勤学

责任校对：王晓平

ISBN 7-5313-0517-8/I·485

定价：4.50 元

出版说明

新时期通俗文学走过了十年的路程，这十年，潮涨潮落，波平浪起。武侠小说热、言情小说热、传奇文学热、法制文学热、纪实文学热……至今，这些热点还在人们的脑海中萦绕着。

我们出版这套《新时期通俗文学丛书》旨在瞻顾过去，观照现实，开拓未来。《丛书》包括一部理论著作和五部作品集。《十年喧嚣沉思录——新时期通俗文学热扫描》一书，据我们所知，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新时期通俗文学的理论专著。它从创作、编辑、出版、管理、销售、欣赏、反馈等多个环节作散点透视，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把握十年通俗文学发展历程，给其以一个全息摄像。而丛书中的《武侠小说选萃》、《言情小说选萃》、《传奇文学选萃》、《法制文学选萃》、《纪实文学选萃》则与《十年喧嚣深思录》互为补充、互为映衬，进一步勾勒出通俗文学发展的风貌。

我们力图编选出版融思想性、知识性娱乐性为一炉的较高品位的佳作，以飨读者。然而，由于资料有限，鉴赏水平有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望读者予以指正。

春风文艺出版社

目 录

旅人蕉.....	孟伟哉 (1)
奇特的姻缘.....	孙因 瑜珊 (68)
幸运草.....	琼 瑶 (115)
共渡爱河.....	岑凯伦 (152)
杨庄风流事.....	浩 然 (209)
野蔷薇.....	孟 宁 (248)
后记.....	刘 卓 (301)

旅 人 蕉

孟 伟 哉

月亮照着你，月亮照着我……

——丁小琦词 吕 远曲：《等到月儿圆》

第 一 章

1 “同志！”章海梅趴在硬卧中铺上问道：“还有多长时间到达终点？”

送茶水的女列车员冲她笑笑，象外国留学生说北京话那么费劲，拖字拉腔地说：“再有一点钟，鹭岛到了。”列车员大概想起这位乘客是第三次提出这问题，或者还猜到了什么别的意思，又特地补了一句：“再耐心一点钟吧！”

“噢，还有一小时！”章海梅觉得自己方才那个盹儿打得太久了。怎么就还剩一小时呢？她立即紧张起来，从旅行袋里取出毛巾、香皂、梳子、牙具，下了铺位，来到车厢头的洗漱间。

她这个脸洗得好认真呵！不管那块“节约用水”的铝牌就钉在眼前，也不塞住白磁盆的漏眼，让水龙头哗哗地流，她只顾一个劲儿地洗。

车里好闷热哟！三天三夜，直快象从莫斯科到达柏林，不，简直象越过了两个欧洲，——虽然她没有到过莫斯科，也没有到过柏林——身上都有汗味了。她真想洗个澡。她虽然腻歪使用香水，可也不愿让丈夫嗅到自己一身汗酸味。澡是没法洗的，火车上哪能洗澡呢，那就洗洗头吧！

于是，她抓着长长的头发，让清水浇淋……

洗过脸，冲过头，她又把脸贴近镜子，一点儿一点儿，反反复复，慢慢地擦，生怕有哪一点儿没洗净。

最后，她对着镜子梳头，自己看着自己。她喜气洋洋，衷心喜悦，好象镜子中那个影象是另一个人，是她的孪生姐妹，她在跟她会心地交流着感情，幸福的、甜蜜的、别人不知道的感情。

渐渐地，她有些愣神儿，那镜子好象有了魔力，好象成了一块可以透视的玻璃，她从中竟看到了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远远地朝她走来，走近了，对她笑笑，恍然又消失了。这样的情景重复了两次。当她再次清晰地看到自己时，发现自己脸红了，不免羞涩地低了头……

梳洗完了，用具拿到手上，要出门了，她忽然回转身来，又站到镜子前，正面，侧面，把自己再审查一遍。直到发现一位中年妇女端着杯子在外面笑微微地等待着她，她才抱歉地说一声“对不起”，乐盈盈地离去。

她回到自己的铺位。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乌亮的美丽的头发，一个肩斜靠在车壁上。

亚热带的风光真是迷人，到处是蓬蓬勃勃的生命——绿色的树叶好象涂了油，鲜艳的花草多姿多彩。然而章海梅好象看不到它们，她的眼神显得那么的深邃而遥远，她的脸上，一会儿漾着笑意，一会儿又安详而恬静……

车窗外有一片水光，阳光反射的明亮的水光。这使她不由得欠欠身子，伸伸头。“这是海吗？”她心里想。她还没有见过大海，而她的丈夫杨万龙正是海军的护卫艇艇长。她希望赶快看到大海。只有看到大海，她才能见到心爱的丈夫。她觉得这简直象一个童话：丈夫是大海的儿子，而自己是大陆的女儿！

什么战斗舰罗，潜水艇罗，护卫艇罗，鱼雷艇罗，导弹发射艇罗，炮艇罗，她都没有见过，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她忽然怪罪起杨万龙：“这个鬼东西，也不寄张护卫艇的照片让人先瞧瞧！”……

2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
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
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
睡梦中露出甜美的微笑……

海风，清爽的海风，
海风，温柔的海风……

列车里播起苏小明的歌。章海梅觉得这些歌儿好极了。她的心灵在歌声里颤动。她觉得写这些歌的人才是她的知音。在歌声的诱动里，她好象已经看到了军港，她好象已经看到了水兵。水兵微笑着，那是睡梦中的笑。海风又清爽又温柔，她和丈夫被这又清爽又温柔的风儿吹抚着，静悄悄，静悄悄，在海边漫步，在海边小憩。丈夫是有力的，而她，比歌唱家咏赞的海风更温柔……

美好呵，生活真是美好！她怀着一颗热烈的心爱生活，而

这同时也因为她全心地亲爱她的丈夫。

她怎么能平静呢？

不，这不可能，决不可能！

说起来，她和杨万龙结婚已快五年了，然而在一起度过的时光只有一个月。是的，只有一个月！

怎么只有一个月呢？

那是因为刚好在他们婚后不久，她考进了省医学院，杨万龙被选送到海军学校去学习。这是多么好呀！学习，深造，对于他们这一辈青年来说，是多么难得、多么珍贵的事呀！于是，他们在他们曾经共同工作过的那个简陋的公社卫生院里提出一个动议，而他从海校回信“响应她的号召”：为了掌握现代医学科学和现代军事科学，在各自的学业未完之前，两个人谁也不探望谁，不为儿女情分心，一直“捱到”她大学毕业（她的学制比万龙长）。她在信上说：“这是值得忍受的苦难的历程”，希望他能理解。他在回信里表示：“你部署了生活的一个战役，英明！希望我们陆海协同，运筹于今天，决胜于来时。”为了获得报效于人民、报答于祖国的知识和本领，他们相约：“接受生活的考验，让时间老人培植咱们的爱情之花！”

现在，这个“比八年抗战短比三年解放战争长的历史阶段”，——这都是他们书信中的话——“终于结束了”，他们“终于在生活的舞台上获得了较多的自由”，“可以适当关心一下自己了”，她怎么能不格外激动呢？而且，在她想来，——干吗要猜想呢？这是笃定的，必然的——他，杨万龙，必然也是异常地喜悦！

“噢，鬼东西！你现在当艇长了，按你在信里的说法，马马虎虎算个上尉，我倒要看看你见了我是什么样子……”她无声地笑了，在铺位上换了个姿势。眼前闪过的虽然是南国的田

野、山峦和村庄，她脑海中却不断地幻化出另一些情景——

……她和杨万龙一起走在乡野小路上，一人背一个红十字药包。太阳落山了。天色暗黑，没有月亮，满天星斗。可是前方一闪一闪的尽冒神奇的火苗。那是乡间老人们所说的“鬼火”，她虽然不信，心里却总发紧。

“哦，看！真瘆人！”她不敢走了，想躲在杨万龙身后。

杨万龙乐呵呵说：“跟着我，没事。这种磷火倒真有些鬼气，它永远不让你追上它。人虽然不能战胜死亡，但是却比死亡有力。活人比死人厉害。有许多好事，老子活着，儿子没法儿干，老子死了，儿子办成了。”

“哎哟！快别说了。你越说，我越毛！”

“怎么样，要不要我拉住你？”杨万龙跨在路旁，“你敢不敢让我拉住你？我比你年龄大，我是老大哥。”

她终于没有勇气让杨万龙牵她的手，而是脸上发烫，轻轻拽住了杨万龙的衣袖。

杨万龙又发挥起来了：“如果世界上没有人类，也就无所谓真理。真理应该属于人类，只属于人类。真理本来是极可爱的，象你接生的婴儿那么可爱，象我捕到的绿尾巴小鸟儿那么可爱。不幸的是，许多人在许多时候，往往害怕真理，或者由于习惯，或者由于偏见，或者由于利害。你把磷火当鬼火。我说了真理，你不让我说。你属于第一种情况，——习惯，还算好。但你毕竟是不幸的……”

在那微明的天宇之下，她走在他的身旁，听了他这番议论，不由地翘首望望他，好不高兴自己的个子为什么比他矮那么些。

“我怎么还算好呢？”她问。

“因为你单纯，好心肠。”杨万龙好象又成了哲人，“咱

们是伟大的赤脚医生，多少知道一点生理学。除了心脏错位和妊娠期间变异的那些，正常人在解剖学上都是一样的，可在社会学上却有黑心肠，白心肠，红心肠，灰心肠，硬心肠，软心肠，愚昧心肠，毒辣心肠——”

“哎呀！你怎么尽说这些吓人的话？”

“所以我说你是不幸的。”

“你幸运吗？”

“我吗？是呀！我到底算幸运还是不幸运呢？我还说不上来。由此可见，我是多么的幼稚。”

“你不是挺骄傲吗？”

“我？骄傲？插队知青杨万龙骄傲？”杨万龙忽然仰天悲鸣似地哈哈大笑起来，“可悲呵，上帝！”

杨万龙的笑声让她又惊恐，又难受，她差点儿流出泪来，禁不住抱住杨万龙的手臂。

“快别这样子了，怪我不会说话。”

“不，海梅！人家说习惯的力量比上帝厉害，你头脑里就有习惯这个上帝。我们黄帝的子孙最喜欢温柔敦厚，我们中国人最爱给自己的同胞戴的帽子就是骄傲，可是从一八四零年到一九四九年，整整一百零九年，在洋人面前老是直不起腰。可悲呀！又是‘骄傲’的紧箍咒，又是‘精神原子弹’，又要压，又让爆，还有一剂‘驯服’的良药，妙极了！骄傲的人是有，骄傲也不好……我不骄傲。我没有资格骄傲。要是有一天我当上宇航员或者一艘航空母舰的领航员，天老子不让骄傲我也要骄傲几下子。不，现在我只是相信：将来比现在好。否则，我就不愿活着了！”

“哎呀！你怎么又说到死呀活的……”

“好，好！不说了。活着！不死！什么也不说了。咱们数

着星星悄悄地走，悄悄儿地走！”……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好象是一九七〇年吧？对，是一九七〇年，杨万龙插队一年左右的时候。那时候，他的心好象是残破的，对世界有许多怪看法。他真地不讲话了。她抓着他的衣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哇走，心里头怎么会觉得他是个怪人，又是个有力量的人呢？……

……呵，多么大的暴风雨！杨万龙冒着暴风雨到十五里以外出诊去了！她站在公社卫生院的大门洞望着。她本来要和他一起去的，可杨万龙雷吼似地不要她，她好委屈呵！四五个小时之后，杨万龙回来了。他给一个急性盲肠炎的孩子动了手术，解救了这个孩子，可是他自己病倒了，发高烧，说胡话，好可怕。别人都有家，就他们两个没有家，一个家在北京，一个家在县城，是单身。直到这时，直到杨万龙病倒，她才理解他对她雷吼般地喝止和快要鼓出来的眼珠子是什么意思，当时，她多么感动！呵，那天夜里，她直想飞到北京去，把杨万龙的妈妈请来，可这只是空想。她那时为什么怕杨万龙死？为什么觉得少了他自己会孤单？她和看门的王大娘守了他一夜，给他吃药，给他打针，给他冷敷……杨万龙清醒过来的时候，抓住她的手流泪，他说什么来着？对了，他说他看到天上有许多大炮和老虎，他想他的老妈妈……呵！自己怎么也跟着他流泪了呢……

……呵！他替她背着药箱子，两个人一起爬一座山。他们要翻到山那边去巡诊。他们登上去了，上到最高点了。他提议歇一歇，一人坐在一块石头上，一人靠着一棵老树。树上的鸟儿好多。

“我真想在这里造一座小房子。”杨万龙忽然这样说。

她问：“在这里造房子干什么？”

“生活。”

“在这里生活？”

“这里好哇！站得高，看得远。你看，国破山河在——”

她知道杨万龙那郁闷的心又要发作了，便岔开话头，问：“一个人？”

“当然得有个最要好的朋友，”杨万龙说，“能讲知心话而不出卖我的朋友。假如我请你，你愿意来吗？”

……

呵！在那高高的山峰上，在那个奸佞当道的年月，他就向她这样传递了爱的信息；而她对他的爱的感情，早已象春草似的，在心底里萌芽了。

她又换一个姿势坐在铺位上。这些记忆中的影象，好象一个小小的清亮的湖泊，在她的眉目和嘴角，荡漾出谜一般的笑意。她暗自想道：“这些事，为什么远隔万里的时候不怎么想起，反而在要见面的时候都蹦出来了呢？”

珍贵的回忆，好象是一种人生的享受。她闭上眼，希望再沉醉到往昔的乡野的时光里，忽然列车广播：终点站到了。她睁开眼来，然而却更兴奋，两颗眸子比原先明亮了许多！

3

朋友，欢迎您！

祝您一年里

365天健康

8760个小时幸福

525600分钟愉快！

为您服务！

章海梅一下火车，看到这样一幅彩色广告牌。这是鹭岛市

某旅馆的广告，一座雄伟的大厦旁边，就象一首诗似的写着这些话。

章海梅随人流走着，觉得这个广告牌新颖别致，很有意思。她倒是没有算过一年有多少小时多少分钟，然而她岂不是马上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获得这一切了吗？噢，一年才八千多个小时，人生真也够短暂的。逝去的，她不悔恨；应享的，她何必谦让，又谦让给谁呢？爱情是能够谦让的嘛！

到了出站检票口。她踮起脚尖寻觅。人群里有几个穿海军制服的军人，但是她没有看到杨万龙。

蓦地，她看到稍远些的地方有一块尺把长的牌子，上面用毛笔写着：“屏阳来的章海梅同志，请到这里！”她看不见拿牌子人的面孔，但觉得如果真是杨万龙，这个玩笑未免开得过分。

她朝这个牌子走去，绕到牌子的侧面一看，拿牌子的原来是个年轻的水兵。

“噢，您是不是章海梅同志？”水兵打量着，试探地问。

她点了点头。

“噢！您就是我们杨艇长的夫人。我总算接到您了。快把东西给我。请上摩托！”

“谢谢，谢谢你了！”年轻的水兵又用“您”又称“夫人”，海梅脸红了。她想，杨万龙可能有重要会议之类的事吧！

“谢什么。你们夫妻好几年不见面，我接一下算什么。您坐好。这个城市上下坡儿多。”水兵发动了摩托，行驶起来。

摩托左拐右转，驶进一个大门，在一座小楼前停下。年轻的水兵替海梅拿着东西，把她领进楼上一间屋子。

“您瞧，”青年水兵高兴地说，“艇长早把什么都安排好

了。够可以的吧？”

海梅被逗乐了，连声地说：“好，好！”

屋子确实挺漂亮。床铺整齐。蚊帐是白色尼龙的。沙发啦，椅子啦，不是竹制品便是藤制品，南方特色，让海梅觉着新鲜。最叫海梅满意的是，站在窗口便可以看到大海。杨万龙把她的照片装在玻璃夹子里，和一小盆翠叶红花的早莲一起，摆到桌子上，这使她有些不好意思，心里却是热乎乎的。他爱她呀！

她欣赏着这屋子，学着部队的语言问水兵：“你们杨艇长他有事？”

“是的。啊，您瞧，”水兵急匆匆掏出一封信来，“差点儿忘了。这是艇长让我当面交给您的，密封件。您先休息。我去给您打水。吃饭什么的，您放心，一概由我负责。”水兵说罢就走。

“哎，同志！你贵姓？我怎么称呼你呢？”海梅问。

水兵站住，笑道：“按照我们中国电影的习惯，象我这样的角色，只有姓，没有名，您就叫我小郑吧！”

海梅忽然想起杨万龙说过的习惯势力那个上帝，便说：“咱干吗学电影里呢。你是堂堂的战士！”

“谢谢！我叫郑刚。”

4 机灵的郑刚说是去打水，大概一半的原因也是为了让章海梅读杨万龙那封信吧！可是，海梅偏不先看那信，这屋子里的浓烈的生活气息，岂不处处都是杨万龙的感情和语言吗？她太高兴了。她要先把她带来的礼物摆出几样来，让杨万龙回来也高兴高兴。

于是，她打开提包，取出一袋核桃，取出一袋红枣，取出一袋柿饼，取出一袋杏干，都是塑料袋的，一溜儿摆在茶几上。这是南方没有的，是杨万龙写信想吃的。

摆出这几样东西，把提包、网兜归置归置，她把那信拍了一下，对着信封笑一笑，好象在跟杨万龙说“你先等一会儿吧”，便把窗子打开去看海。

面对着大海，她好象回到了童年，变成了孩子，一脸的天真气。

海真大呵！海真美呵！看不到它的彼岸，只见它波光粼粼。它到底是蓝色还是绿色的呢？她辨不清，只见一片渔帆静悠悠，几只海鸥在飞掠……她想起了在火车上听到的苏小明唱的“清爽的海风，温柔的海风……”又忆起了十年前那夜晚杨万龙说想当航空母舰领航员的话，似乎此刻才真正理解他为什么坚决要参加海军。一个显然比她年轻的海军女战士从她俯瞰的窗下走过去，她忽然心生一念：“我要是也能当一名海军女军医该多好！”她把视线慢慢收拢来，观赏小楼近旁的树木。这里，除了在电影和画片上见过的那种棕榈树，其余的她一棵也叫不出名字，只觉得它们奇特而又美丽。有那么一种——她不知道该叫一棵还是一种——树，好象是许多棵长到了一起，又好象是人的手臂扎到了泥土里，真新鲜（其实那就是榕树）……军舰呢？她把视线又放开去，想看到军舰，然而除了那一片渔帆和飞翔的海鸥，她没有看到军舰，当然更看不到军舰上的杨万龙。

她坐在藤沙发上，舒舒服服，开始拆阅年轻的水兵郑刚交给她的“密封件”。

海梅，亲爱的！

请你冷静。天有不测风云，让你碰上了，让我遇上了。

我们接到气象预报：日内将有八级大风袭来。为了保护舰艇，我们奉命解缆，撤离码头，要转移到避风港去。风头浪前，我不能离开岗位，必须与全体战友一起待驻艇上。你要到了，而我却走了，这真叫天不作美。我已托留守的战士郑刚同志接待你，望你向他表示感谢。

等待我吧！大风一过，我即归来。

你的忠实的

万龙即日

海梅还没有看完这封短笺，脸上便没有了笑容。前一分钟她还是多么欢悦呵！可是这张条子真叫她扫兴，扫兴透了。她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从华北的屏阳市万里而来，头一天怎么就碰上了这样的事？真是晦气！

她站了起来，捏着那信在屋子里很不耐烦地走动。她急切地想见到郑刚，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郑刚两只手提着四个暖瓶进来，一看章海梅的脸色，他脸上的笑意立即通过每个毛细孔缩回去了。

海梅没有忘记礼貌，先把暖瓶接过放在茶几前。她请郑刚坐，郑刚不自在，察颜观色地靠在桌沿上。

“郑刚同志，你们接到大风预报了？”海梅也没有坐，尽量平静地问。

“是的。正确地说，是警报。警报比预报厉害，比预报紧急。所以——”他以下的话断了头，看看表，口气严重地说，“快了！二十四小时之内它就来了。”

“什么就来了？”

“大风呀！”

“大风有这么可怕？军舰还怕大风？”

“嚯！”郑刚眼睛鼓起来了，“章海梅同志，这海上的大风可不是闹着玩的。它要发起威来，就连大战舰也不敢在码头上泊着，何况我们的护卫艇呢！”

章海梅一时说不出话来了，她不晓得大战舰和护卫艇之间有什么区别。她突然想起那一片渔帆，便走到窗口去望，可渔帆不见了。

“所有的船只都得躲，否则就遭灾难。”郑刚好象有针对性地说。

“这风到底什么时候来什么时间走呢？”

“台风短。大风长。”郑刚说着倒有些兴奋起来，他可以在他们的艇长夫人面前讲讲他关于风的知识了。“什么时间来？未来二十四小时内，一般说错不了。什么时候走？那就难说了，也许一两天，也许三五天，还有连续七八天的。希望它越短越好，越快越好，没有更好。就我们水兵的心理说，宁愿气象台报错。可这是科学，绝大部分偏偏给它报准了……”

章海梅有些丧气又很想听地坐在沙发里，这个青年水兵关于风的议论，对她这个医学院的毕业生来说，不光是新鲜，重要的是跟她切身利益有关。她不能不听。

“九级以上为台风，”郑刚说着打起手势，“八级，七级，六级，叫做大风。台风是窄面积的，——其实也够宽了，直径六百至一千公里——成为一个风带，打着旋儿飞，很凶。大风是大面积的，范围广，也很厉害。十级、十二级以上的台风和强台风，秒速六十米。七级大风能掀起四米高的海浪，十二级的台风要掀起十四米的山浪！八级大风的阵风，也常常达到